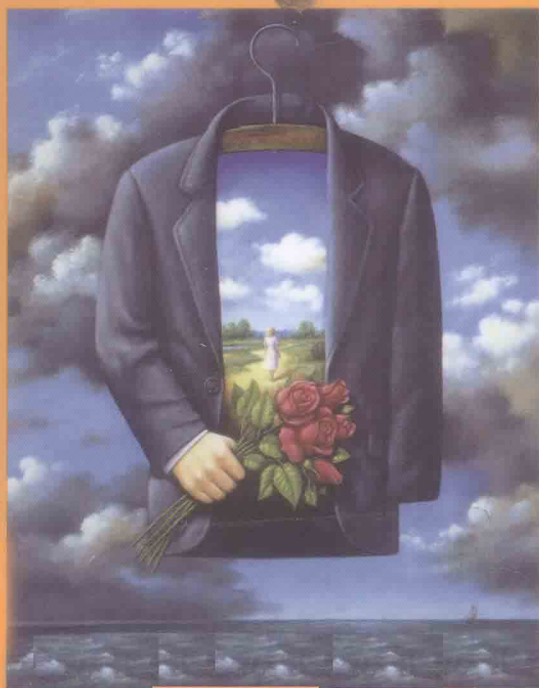


YUEDU SHIGUANG

柘子 / 主编



笨爸爸是 上帝恩赐的礼物

我们不能忽略的恩情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YUEDU SHIGUANG

柘子 / 主编



笨爸爸是 上帝恩赐的礼物

我们不能忽略的恩情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笨爸爸是上帝恩赐的礼物:我们不能忽略的恩情/柘子主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2

(悦读时光)

ISBN 978-7-5080-6149-8

I. ①笨… II. ①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4368 号

笨爸爸是上帝恩赐的礼物

——我们不能忽略的恩情

柘子 主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2月北京第1版

201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印 张: 13.5

字 数: 188千字

插 页: 1

定 价: 22.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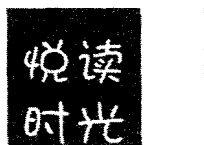
目 录

冒险旅程	弘 文 1
不把贫困传给孩子	微一哲 5
妈妈的血泪情	梁晓声 7
坐在路边鼓掌的人	刘继荣 11
犹太人的家庭教育	佚 名 14
不打不成材	杨 伟 18
我儿子尤	柳 红 20
血色母爱	佚 名 23
守住爸爸那个惊天的秘密	路 标 28
妈妈的黄瓜头儿	佚 名 31
家庭记事	韩静霆 33
一个少年的蹦极	赵 伟 39
吾家有女初长成	程乃珊 41
我在散场后等你	安 宁 44
世上最完美的爹娘	佚 名 47
我的妈妈,我知道	肖玲玲 51



以老爸之心度儿子之腹	孙道荣	53
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毕淑敏	55
离异双亲给了我整个世界	佚名	58
超重的爱	肖复兴	62
布朗尼蛋糕	宋辉译	64
爸爸最值钱	布赫瓦尔德	67
半边钱	驮驮	70
周星驰的第一场戏	朱国勇	72
先救妈妈,我能挺住	苗向东	74
十八英里的惩罚	杰森·班卡多	77
儿子方程式	毕淑敏	79
生命中的“抓阄”	一起去听海	83
笨爸爸是上帝恩赐的礼物	风为裳	87
另类老妈和我的成长语录	桑宁	90
秘密	佚名	94
生我的人和我生的人	张鹰	99
年集	赵新	101
在网上遇到儿子	孙道荣	104
我真的就只需要个“知情权”	陈大超	107
我与儿子	梁晓声	109
那种温暖戛然而止	春儿	112
玫瑰送给谁	舒婷	119

爸爸,我可以帮助你	于 楠 译	122
超级战士	许 韬	125
“对抗”老爸	唐素衣	128
父子之战	余 华	132
一碗饭的工夫	佚 名	135
一碗牛肉面	唐顺瑛	137
尊 严	佚 名	139
父母心	佚 名	143
现实的母爱	江 玲	146
我的戒尺冷了	朱成玉	150
请为你的父母骄傲	梧 桐	152
女儿,老爸和你聊聊高中三年	浮 云	154
你如此爱我	雪小禅	157
没有用的事	安 勇	161
另一个妈妈	莫利·克拉汗	164
与儿子握手	佚 名	168
夹在日记里的信	佚 名	170
孩子,请你别再“啃”妈妈	羽 中	172
感谢父亲	米勒·怀特	174
父与子	贡·贡纳尔逊	177
父亲节演讲	纳撒尼尔·本奇利	181
二十年前的一首诗	王 莉	184



儿子让我懂得幸福的含义	张艾嘉	186
等哪一天我做了妈妈	管洪芬	188
不是天下的母亲都无需回报	安 宁	190
“控制”与“反控制”	曾佩华	192
父与子	郑渊洁	195
最沉重的土豆丝	乔 叶	197
妈妈的意义	张鸣跃	200
女儿,我们不敢对你说	张凤霞	203
膝下女儿初长成	史蒂芬·施努尔	206
父亲的拥抱	雪小禅	208

冒险旅程

弘 文

“亲爱的爸爸，”我写道，“我想回家。”我坐在拥塞的公路旁想了很久以后，将信撕掉揉成一团。这封信的开头我写了好多次，但从未真正写完过。我想回家，回到我父母及姐妹的家，但……

中学毕业后，我就逃出家了。我的父母坚持认为我必须上大学，但我对学习烦透了，我讨厌学校，我决定再也不去上课了。而且，我的父亲对我太严厉了。我有太多农场的杂事得做。我讨厌那些工作。

我和父亲大吵一场。当时父亲在我的背后吼着：“如果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我便将一些东西丢进袋子里，生气地离开了。我的母亲放声大哭。在那之后数百个无法成眠的夜晚，我依然会看到她的泪水。

亲爱的爸爸：

已经超过一年了，我从东部旅行到西部，做过无数的工作，没有一样工作赚得了钱。我总是遇到相同的问题：你的教育程度如何？看来大家总是要把好工作给有大学学历的人。

爸爸，有好多事你和妈妈都说对了。我现在知道田里的工作对我无伤害。我也相信我需要上大学。我更相信你们两个都是爱我的。我写这封信真不容易，在一年前的我是不会写的。自从离开以后，我遇到一些好人，也遇过一些残暴苛刻的人。我以为我可以承受一切，但有时候那真的非常困难，特别是当晚上没有一个充满爱及安全感的家可以回去

时。我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家的意义，直到我离家好几个月之后。

爸，我已经尝到苦头了。我想回家。我知道你说过，如果我离开就不要再回来，但我祈祷你会改变主意。我知道那天我让你非常生气，我也伤了你的心。如果你拒绝我，我不会怨你，但我还是必须要问候你。我知道我早应该写这封信，但我害怕你不想知道我的消息。

我想回家，想再度成为家里的一员；我想上大学，想学会如何变成一个成功的农人。然后，如果你允许的话，也许我可以和你一起种田。

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所以你无法给我回信。但几天以后——我不知道要几天，因为我搭便车回家，我会经过农场。爸，如果你愿意让我回家，请让门廊的灯亮着。我晚上会在附近停留。如果灯没有亮，我会继续前进。如果门廊是暗的，我不会难受。我能体谅。

请将我的爱传达给妈妈及姐妹们。

爱你的儿子

当我将信折好放进信封后，顿时觉得轻松了不少，就像重担从我肩上卸下一般。我把信放进衬衫的口袋，将我破旧的行李拖向路边，向经过的第一辆车竖起大拇指——在我得到答复前，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从中午出发一直到晚上，我只前进了五六十里路。我在一个不起眼的邮局将信寄出。在将信投入外埠的投信口时，我有一些紧张。也许我不应该把信寄出去，但既然做了，就必须走上回家的路。

第二天，搭便车的机会变得很少，也隔得道远。前一晚我没有睡，因此现在感到疲惫而且困倦。我越过马路走进农田，躺在一棵橡树旁的草地上，但很难睡得着。因为附近地里的拖拉机发出愉悦的声响，离我不远处有两只狗追逐着一只兔子。我还听到山丘上农舍里有小孩子玩耍的声音。我闭上双眼想象着我正闻着苹果派诱人的香味，我仿佛看见我的家，那个我在一时愤怒下毫不犹豫离开的家。我想知道我的姐妹们现在在做些什么，还有，我妈妈会煮些什么吃的。当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她总是说：“儿子，这是我特别为你做的。”

我不能再想了，我必须上路。我带着新割稻草的香味，开始踏上漫漫回乡途。但那还是我的家吗？我的父亲是公正的，但他也很固执。

有一辆车停下来载我，有人可以聊天真好。司机是一位业务员，人很好。

“孩子，你要去哪儿？”他问道。

我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开口回答：“回家。”

“你都去过哪里了？”他问。

我知道他不是爱打探别人的隐私，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是真的很感兴趣。“哪里都去过了。”我说。

“离开家很久了吗？”

我微笑着，有一点点得意地回答：“一年一个月又两天。”

他没有看我，但他笑了。我知道他明白。他告诉我他家人的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和我一样大、一个比我大。

当黑夜来临时，他找到一个吃饭的地方，且坚持要我一起吃。我全身很脏，我会让他丢脸的，但他不许我拒绝。吃完饭后，他又说服我那晚和他一起待在那里。他说，我可以在那里清洗干净，休息一下再走。他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我告诉他我没有多少钱，他已经帮我付过晚餐了，我不能再让他替我花钱了。

但我还是留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后，我向他道谢。他说：“你是个好孩子。你知道吗？我的大儿子离家两年了——两年又十五天。”他看着远方，然后说：“我希望有人也会好好地对待我的孩子。”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握了握我的手，温暖地对我笑了笑。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不客气，”他说，“祝你好运。”

两天后，我离家仅剩五十里路。我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夜晚缓缓地降临，我仍然走着。有一股力量促使我向前走，往家的方向前进。但我走得越快，就越忐忑不安——如果门廊是暗的，我该怎么办？我要去哪里？

一辆大卡车减慢速度停了下来，我跑向前，坐了进去。

“你要去哪里？”黝黑壮硕的驾驶员问道。

“从这里大概四五十里路的地方，你会开那么远吗？”我问他。

“更远。”

我们很少交谈，我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

二十分钟后开始下雨，刚开始很和缓，然后大片大片地落下。我睡
睡又醒醒。

然后，当大雨倾盆而下时，我们已经很靠近我父亲的农场了。我相
当地清醒。门廊上会有灯亮着吗？我在黑夜的大雨中张大眼睛眺望着。
突然，我们已经到了那里，我不能看——我不能忍受看了却看不到
灯亮。

我紧闭上双眼，心怦怦地跳着。

这时，驾驶员突然大声地说：“你看那个房子。我们刚刚经过的那
栋房子里一定有人疯了，门廊上放着三四把椅子，每把椅子上都放着一
盏亮着的灯。一个老人在那里拿着手电筒对着路照，门廊的灯也亮着。”

.....

不把贫困传给孩子

微一哲

杰斯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虽然父亲的薪水不低，但一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都依赖于他，所以，生活并不富裕，虽不至于挨饿，却也常常捉襟见肘。

杰斯至今都记得在他十六岁生日的时候，父亲对他说了句“杰斯，生日快乐”，所谓的生日礼物也只是一支很普通的钢笔。而在他生日来临的前一段日子，他有意无意地向父亲透露想买条牛仔裤的愿望，并在各个方面都尽力表现得很好。他本以为父亲会送他一条牛仔裤作为生日礼物，可是，事实却让他备感失落和痛苦，甚至愤怒。

在圣彼得堡，男孩子十六岁就意味着是成人了。而十六岁生日这天，父母一般都会送孩子一份他渴望的礼物，作为成人贺礼。父亲给杰斯的解释是：一条真正的 levi's 牛仔裤价格高达五百卢布，而他的月工资只有二百卢布。如果买一条牛仔裤给杰斯，全家人都会因此受穷受苦一段时间。而他又不愿意去买一条价格便宜且质量低劣的冒牌牛仔裤送给杰斯，尤其不愿意在杰斯十六岁生日这个重要的日子里。

对于父亲的解释，杰斯根本无法理解，也不愿意去理解。他用眼泪和无法掩饰的失落表达着自己的抗议。父亲并没有安慰他，反而很严肃地对他说：“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但别指望我向你道歉。我没有错，只是没有能力满足你的愿望而已。或许你认为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那我希望你以后做一个出色的父亲，不要把你现在所承受的痛苦传给你的



孩子。”

“我一定会比你做得好，将来我要是做了父亲。我会送我的孩子无数条牛仔裤，我会满足他所有的愿望，我会让他因为我而感到骄傲。”性格倔犟的杰斯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这些话来。

“很好，我愿意将你说的这些话看成是你的成人宣言，但愿你不要忘记它。”父亲说完这句话就去上班了。

杰斯站在原地，久久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高中毕业后，许多同学去工厂做了工人，而杰斯却执意要去读大学。在他看来，要想改变命运，有光明的未来，读大学是他唯一的捷径。杰斯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要做一个有成就的人。上大学时，他经常利用假期勤工俭学，到建筑工地打工，一个月可以挣到三千卢布；而开学后，他则会找份清洁工的工作。靠着半工半读，他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既要打工挣钱，又要使学习成绩出色，杰斯注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从读大学开始，他几乎很少能睡个痛快觉。在他们那一届博士生中，身高仅一米六二的杰斯被导师称为“身材最矮但最能吃苦的学生”。

这个叫杰斯的孩子现在的名字是：梅德韦杰夫。

2008年3月2日，他顺利当选为俄罗斯新一届总统。在大选结果揭晓的当天晚上，四十五岁的梅德韦杰夫像个调皮的孩子一样，给在圣彼得堡的父亲打了个电话，幽默地说：“你现在去问问我的孩子们，看看他们是不是为他们的父亲而感到骄傲。顺便说一句，我也和他们一样。”今天的杰斯早已理解了父亲。在他看来，十六岁生日那天，父亲已经给了他最好的生日礼物——奋斗的最初动力。

出身无法选择，贫困不是抱怨的借口，也不是沉沦的理由。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有成就的父亲，那自己就努力去做一个有成就的父亲。不把自己曾经吃过的苦传给孩子。这种爱也足以成为一个人去奋斗的动力。

妈妈的血泪情

梁晓声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间半低矮的苏式房屋。邻院是苏联侨民的教堂，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从小听惯了教堂的钟声。

父亲目不识丁，母亲也是文盲。但母亲与父亲不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希望矛盾，对我们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便难统一。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则注重在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事深有影响。

母亲从外祖父那里知道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听过一些旧戏，乐于将书中或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给我们听。母亲年轻时记忆力强，什么戏剧什么故事，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详细记住。母亲善于讲故事，讲时带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从五六岁起，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包公传》、《济公传》、《杨家将》、《岳家将》、《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欢悲剧。母亲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讲悲剧故事：《秦香莲》、《风波亭》、《赵氏孤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母亲边讲边落泪，我们边听边落泪。

我们长大了，母亲衰老了。母亲再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给我们讲故事了。母亲操持着全家人的生活，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思重复那些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色彩很浓的传统故事了。

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听母亲讲故事了。我们都能读书了，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来没有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母亲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凭着自己的本能认为，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了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我想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我去母亲做活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她。

那个街道小工厂里的情形像中世纪的奴隶作坊。二百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毡绒弥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夏日里从早到晚，一天戴八个乃至十个小时的口罩，可想而知受的是什么罪。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墙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彼此说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得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浹背。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竟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大概是她们的丈夫的。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在这些女人中哪一个是我的母亲。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在那儿！”老头用手一指。

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戴着800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低垂向缝纫机，正做活儿。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妈……”母亲没有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母亲仍未听见。

“妈!”我喊起来。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的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一半。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着在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也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闷热的空间持续散发热量。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呆滞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住做活儿，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容易吗？你开口就是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儿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呀？你也太顺他意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儿的么！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吃好，就爱看书，反正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活儿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累死在缝纫机边上……”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出去。

我没有用母亲给我的两元钱买《红旗谱》。几天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不愿意吃，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

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

母亲下班后，发现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

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元钱为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

我呐呐地说：“谁也没叫我这样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

“你向妈要钱买书，妈没给过你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还能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儿了吧！”我扑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

今天，当我竟然也成了写书人的今天，每每想起儿时的这些往事以及这份特殊的母爱，不免一阵阵心酸。我在心底一次次呼喊：我爱您，母亲！